



·小说·

苗宝泉

2020年的春节,在北方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一改往年喜庆热闹的气氛:走亲访友的没有了,跳舞唱歌的没有了,孩子们的追赶打闹没有了,就连放鞭炮礼花的也少得可怜……

村里大大小小的道路和胡同鸦雀无声,连只小狗的影子都没有,偶尔有一半个人出现在门口也会转眼间就不见了。村口,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本登记表;悬空拉着的横幅在寒风中抖动着,上面写着令人不寒而栗身起鸡皮疙瘩的标语:“不聚餐是为了以后还能吃饭,不串门是为了以后还有亲人”“带病回乡不孝儿郎,传染爹娘丧尽天良”“今天沾一口野味,明天去地府相会”“戴口罩总比戴呼吸机好,躺家里总比躺ICU强”“串门就是互相残杀,聚会就是自寻短见”;三五五个执勤的人们一个个全副武装,戴着口罩墨镜,拿着体温计,背着消毒液,虎视眈眈地守卫在那里。

各家各户的大门紧紧地关闭着,秦琼、尉迟恭两位门神手持兵器、怒目圆睁,好像比往年更加凶狠……

“五花肉,炖酸菜,啤酒白酒一盒烟。酒杯酒根根,快乐似神仙。大门一关,小酒一端,不给政府添麻烦。花生一盘,榨菜一袋,不乱串不得肺炎,不得肺炎……”庚子独自一人坐在灶房里,模仿《康熙微服私访记》主题曲《江山无限》,一边唱着自己编写的《快乐神仙》,一边自斟自饮,显得是那般的悠闲、安逸、愉快、满足,脑袋还不停地摇来摇去,样子十分滑稽。

“妈妈,爸爸又在灶房偷着喝酒呢!”小丁跑到客厅对着正在看电视的艳芳小声说道。

“让他喝吧,喝死他!”艳芳满脸怒气却又显得非常无奈。

唱了一会儿,喝了一会儿,庚子心情好了许多,可仍然感到憋闷得实在厉害,便抽着烟踱着方步慢慢来到院里。

在家里宅了快十天了,感觉就像坐监狱,闲得无聊,什么事情都不能干,脑袋发蒙,浑身不自在,吃饭不知道饥饱,睡觉不知道颠倒……虽然妻子破例开了自己的酒戒和烟戒,可怎么也排除不了无名的烦躁……

望着湛蓝的天空和灿烂的阳光,庚子真想马上飞出去,哪怕到地里撒着屁股干上一响活,出一身臭汗,也比宅在家里要痛快得多,可是院子大门早就被艳芳反锁上了。

正在愁闷失意的时候,手机突然响了。掏出手机一看,是同村一个酒友打来的,庚子兴奋地说:“喂……兄弟。”

“诶……老哥,出来喝点吧?”

“我出不去,你嫂子把门锁上了!”庚子低声说。

“你傻呀,不会从院墙翻出来吗?”

“哎呀!对对对……”庚子好像突然领悟了一个什么道理似的,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回复道,“行,你们哥几个等着我啊!”

……

四下瞅了瞅,没有发现妻子的影子,庚子把手机往裤袋里一装,得意地自语道:“玩去喽……”

迫不及待地爬上平房,走到平房的临街面,他知道下面有一大堆砖块在那里摆着,一扭身扒着平房沿就溜了下去。

当他跳下砖垛转身刚准备走时,却发现妻子艳芳和儿子小丁一人拿着一把三股头铁叉正凶神恶煞般挡在面前。

“艳芳……你,你,你不是和孩子在家里看电视里吗?”庚子面露愧色地说,“怎么就突然出现在这里了?”

“少废话,回去!”艳芳威严地向他吼道。

……

“回来!原路返回,你愿意翻墙就让你好好过过瘾!”艳芳大声道,“下次再这样,有你好看的。”

借着平房下的砖垛,庚子连忙从原路

爬了回去。

吃过午饭,庚子和小丁躺在沙发上看电视,艳芳则拿着手机眼睛欲闭又开地跟着抖音有一句没一句地唱着《睡觉歌》:“锄禾日当午,睡觉好辛苦。睡了一上午,还有一下午,晚上接着睡,实在太痛苦。为了保平安,痛苦就痛苦。今天睡,明天睡,后天还得睡。为国睡,为家睡,再累也无所谓。宁愿咱长点膘,也不到处飘。长膘是富态,乱飘是祸害。劝君要守规矩,切记爱自己,天天睡觉我骄傲,为国家省口罩。睡觉!——”

心有不甘的庚子,一边一搭没一搭地看着电视,一边悄悄地观察着艳芳。他非常清楚艳芳快睡着了,搁往常早就上床休息了。

不一会儿,庚子发现艳芳和小丁躺在沙发上睡着了,心想机会来了,便放轻脚步偷偷摸摸像鬼一样地溜出门,再次爬上平房。

……

啊!——一声惨叫,惊醒了屋内正在打盹的艳芳。

原来,艳芳怕男人再次偷跑出去,在砖垛上插了十几根酸枣树枝,急于外出喝酒的男人没有想到妻子来了这一手,结果被枣刺扎住了,不仅棉裤扯破了,手上脸上还被扎得到处冒血。

……

“哎呦……哎呦……哎呦……”男人躺在卧室床上,不断地呻吟着。

“叫唤啥哩,叫唤!你就是个贱皮子,往常在地里干点活吧,你不是喊苦就是叫累,还说猪多悠闲多自在;现在好了,让你宅在家里啥也不干吧,你又说猪的日子过得也不容易。你咋是这理!”艳芳从外间风风火火地闯进去嚷怪道,“老老实实地躺着吧,受点伤总比受命强。外边风声这么紧,你不是不知道。全国得新冠肺炎的都死了多少了,你还吸取教训。你不怕死,我和孩子还怕死哩……”

……

正在这时,村里的大喇叭响了。

人们都知道,大喇叭一响,必定有重要的事情,艳芳不吭声了,庚子也不哼了,他们都在静静地听着。

村主任咳嗽了两声,开始发话了:“喂——喂——全体村民注意了啊!”

“咱村里有的人,就是不自觉,出门戴口罩,能害你吗?露大脸,呲大牙,就你脸白,就你脸香,就你脸上抹着护肤霜?”

“在家坐不住,非得站大街。不过了,活够了,嫌命长?都到啥时候了,我的话不听,钟南山的话也不听!”

“国家启动了一级响应,说明事态非常严重。大家想一想,能让武汉封城,北京取消所有庙会,上海关停迪士尼,贺岁电影全部下架,这说明什么?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不是你杀死病毒,就是病毒杀死你。打赢了,天天过春节;打输了,这就是过的最后一个春节。”

“你别以为你现在身体正常,能吃能睡,呼吸还蛮顺畅,就可以出去转一转。不行!特别是一些老年人,没防范意识,免疫力又差,还听不进去劝。自个不怕死,也不能害了你的后人呀!”

“在前方,数不清的医生和护士,用生命替我们保平安;数不清的公安干警和工作人员,在各个路口把守值班。咱们的基层干部和党员,跑断了腿,喊破了嗓子,冒着被感染的风险,一家一家地宣传,一个一个地量体温。他们从来都没叫过一声苦,就怕大家不理解不支持不听劝啊。”

“天寒地冻的,大家在屋里暖暖和和地看个电视,还抱怨不能出门。你安安稳稳地,喝点茶水,吃点瓜子,能憋死吗?——”

“在家里,才是幸福的住宅;外边乱跑,就有可能到墓宅。疫情面前,不给国家添乱,宅在家里就是贡献!电视、新闻、广播天天放,就当耳旁风!”

“明天啊——谁再乱跑乱逛,

打电话,逮起来,隔离!——”

“听见了没有?”艳芳故作深沉地警告丈夫,“小心把你逮起来!”

庚子刚想回话,大喇叭又开始响了起来。

“喂——喂——”村主任又发话了,“刚才,我说的话有点不好听,大家不要怀恨在心啊。俗话说哈,会说的不如会唱的。下面,就请全体村民们欣赏一段曲剧……”

“天朗朗,忽然间阴云漫卷,大中华饱尝着疫情煎熬,看不见新病毒牛头马面,殊不知染肺炎多么危险。哎哟嗨哎哟嗨……”

“抗疫情我要把众人相劝,咱都要多防范不可轻言,出门时戴口罩避免感染,回家去勤洗手莫要嫌烦。哎哟嗨哎哟嗨……”

“暂不要公园里面把景看,暂不要少林寺里看打拳,暂不要走亲访友把门串,暂不要没有事扎堆聚餐。哎哟嗨哎哟嗨……”

“莫要问阻击战路有多远呐?党领导强有力意志如磐,一支支医疗队驰援武汉,战疫情,奏凯歌,彩云满天。哎哟嗨……哎哟嗨……”

原来是一位曲剧大师根据《卷席筒》曲调演唱的《抗疫情》,唱腔浑厚有力、如泣如诉却鼓舞人心,让两口子不由得泪流满面……

这时,儿子小丁匆匆跑进来做了一个鬼脸说:“爸爸,请允许我为您老人家献一首诗。”

“你个小屁孩,还会作诗?”庚子不屑道。

小丁说:“这是我在微信上刚刚看到的,题目是《宅歌》。”

艳芳鼓励儿子道:“别理他,读你的!”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瘟君侵袭的门敞开着。冠状病毒高叫着: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任魔鬼驱使!我希望有一天,科技的烈火,必将焚毁肆虐的病毒,还我一个普天同庆的神州大地!”小丁认真地有节奏地读完就跑出去了。

“看看,咱的儿子多优秀!虽然不会写诗,但朗诵的诗多么正能量!”艳芳露出了骄傲的神色。

“都是你的功劳,行了吧!”庚子顺势推舟地夸了妻子一下。

“那是!”艳芳趁机说,“咱儿子都知道宅在家里,积极为国家做贡献,以后你也不要有任何想法了啊……”

庚子自觉惭愧,又不愿服输,突然坐起来伸长两只胳膊,望着窗外大声疾呼:“啊——苍天啊,大地啊!一直以来,都是人类把动物关进笼子,没想到今年春节动物居然成功地把十几亿人关进了‘笼子’哪!我咋就弄不明白,为啥有些人偏偏要把蝙蝠当菜……您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啦?”

“是啊,野生动物虽然手无寸铁,也不会告状,可它们身上携带的各种病原体寄生虫,正是抵抗防御人类侵犯的秘密武器。”艳芳也由衷地感叹道,“我们应该明白

众生平等的道理,野生动物从来就不是为人类活着,但千百年来野生动物却为人类死去。这次冠状病毒的爆发,就是因为那些贪吃的人为了追求舌尖上的快感才造成的恶果。”

“你快上网查查,看看那些吃蝙蝠的人都是谁?”庚子转过身面对妻子气愤地说,“过了这阵子,我非去找那些鳖孙算账不可!看看那些鳖孙会飞了没有,成仙了没有?他们吃了蝙蝠不要紧,害得全国十几亿人都得在家陪他们‘坐月子’……”

“说不定吃蝙蝠的人早就得新冠肺炎死了!”艳芳也憎恨地诅咒道,“就是那些卖蝙蝠的,恐怕也进监狱了。”

“活该!”庚子咬牙切齿地说,“让他们作孽,遭天杀的。”

……

“哎!你刚才说全国十几亿人都在家坐月子,什么意思?”沉默了一会儿的艳芳突然兴奋地推了一下丈夫问道。

“你傻呀!这整天整天关在家里,不是吃就是睡,还不跟坐月子一样吗?”庚子怨恨失意地说道。

“喂!你听我说。”艳芳往丈夫跟前凑了凑,微笑着拉起丈夫的手一边晃一边娇羞地说,“你看咱们的儿子都上小学六年级了,是不是考虑再生一个?过了这阵子,你不是想和咱村里的人出远门打工吗?趁现在没事,不如咱们……”

“行!”庚子眼睛一亮,不等妻子说完,一个翻身把妻子压在床上。

“你,你,你这是弄啥哩?!”艳芳猛地推开丈夫娇嗔道,“听风就是雨,你不知道身上还有伤哩……”

……

“从现在开始,你必须戒烟戒酒。”妻子板着脸神情严肃地说道,“同时,鉴于非常时期,物资有限,还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做啥吃啥,不能挑三拣四;二是不能发表一切对饭菜色香味的评论,只能说非常好;三是必须光盘,不然下顿就是剩饭剩菜剩汤;四是必须心存感激,因为活着就是幸福!”

“好,好,好……听老婆的话,照老婆的指示办事!”丈夫拍着胸口保证道,“只要还有一粒米,不往人多地方挤;只要还有一滴油,呆在家里不露头;只要还有一根葱,不往菜市场里冲;只要还有一口气,呆在家里守阵地。我在家,我骄傲,我为祖国省口罩!”

“就你贫嘴!……”艳芳幸福地笑了。

“妈妈,妈妈,我想要个妹妹!”儿子小丁不知什么时候又出现在门口,“我同学都有妹妹,就我没有……”

“去!”艳芳朝儿子打了个手势。

“噢……我快有妹妹了……”儿子小丁蹦蹦跳跳地走了。

两口子兴奋地紧紧拥抱着……

